

四月天

原创 Lalila 王大米 2018-04-14 01:46

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、足风流。
妾拟将身嫁与、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”

南方四月天，凉风高过树梢。朋友走路很喜欢看人，今天她说，“这个小哥哥还不错，衣品也可以，我爱上他了。”当然是玩笑。

有勇气的时候多了去，常常暗下决心，要做令人讶异的事情。晚上十一点半想写点东西，睡眠更为重要，得躺着，双腿酸累中进入梦乡。看到一篇故事的影子，一个人冲进来打断什么，安排得诡异些，带有寓意才好，每个细节必须是生活中最寻常不过的事情。

那次有人喊我，我极不情愿跑过去，邻居的母亲在楼下喊，拿给我六个鸡蛋。母亲做饭的时候，我打了两个蛋，洗了几遍，蛋壳上有个小凸起，小小的孔。

蚊子喜欢热气的血液，我正好好好在那里，还在构思自己的故事，做了它的夜宵。困意还在，想故事的思绪断不了。

和父母散步、爬山。晚上堤坝上一个接着一个人走，早上人们在小山坡上打招呼。近五十的人进入了退休的过渡阶段。随着季节变化索要劳动力的工作耗费了太多日日夜夜，报纸上常有这个年纪猝死的新闻。于是生意淡季的时节索性任性些，关掉小作坊上山锻炼身体。

原是低微到尘土的人。赞同与肯定我说不出，除非我能预知到对方的感受。如果有人说不，那我还是沉默好了。开心不开心都好，只要相处没什么变化就好。偶尔任性下也常常吓到人。固执如我，选择任性就得坚持到底。开始吃一个难吃的三明治，不饱不饿，但是得吃完。

我记得想说故事来着，得说完才能睡觉。

傍晚和朋友在繁华的都市走。形形色色的人，夏天该穿的衣服都穿了一遍，可以组成一个衣橱。穿什么都是融入他们里面。坐地铁的时候，那些人赶去工作，什么工作都有，做什么也是淹没其中。想来想去，我没什么做的。

如果消除存在，到没有什么人记得我的时候，也不是一件难做的事。家人方面可能会难过些，物理上的我和心理上的我多少有些作用，而且不可或缺，所以我很欣慰。朋友也可以，本身熟知的人就不多，少了几次交谈，几个一起笑的瞬间，也没什么。恋人方面最简单不过，过去的不用担心，未来的毕竟没有相互融入生命。

如果写这样的故事，给自己画小圈圈，越来越窄，似乎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可以在人群中特立独行，享受应有的孤独也不会感到难过。这样的故事想好了，可以明早一大早想好措辞，慢慢来写。偏偏各种想法再次涌来，不让我安眠。

逻辑肯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。这些天到处奔波，坐车等车的时间很多，物理上不间断的移动和适应。我很想找人谈谈，究竟是出了什么差错。和别人聊天，表达不出千分之一。

世界如一次潮涌不断运动，就像家里的养鹅场晚上此起彼伏的叫声。蓝色床单和粉红小花的墙纸，邻居的六个鸡蛋，山下石刻女人躺下的侧影。

